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序

紀史序五

唐史屬辭序

無爲子次公

仁宗皇帝嘗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才與夫敷膚皆不異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乃詔修舊史以成新書是時內出四庫所藏外訪求徵事於天下若文集誌刻野語逆史蒐索殆徧而其刪定討論皆一時儒學之上凡十有七年而後成於是與漢晉諸史方軌並駕以垂無窮吁可謂盛矣嘉祐中其書新出而夫一之士傳錄誦讀惟恐其後時無爲程鵬彦外篤愛是書乃采一代事迹四言成文兩兩相比題曰唐史屬辭幼成四卷其於善惡邪正雖皆因其傳文而於較重語偶若權衡然可謂勤且至也覽

著用力少而收功列將求其鑄版以廣其傳巧子以爲序旁外
有學行子科場友也初命錢塘縣上官稱其科將見其所施設
此不足以爲彦外道元祐元年閏二月一日四川青陽述

唐史辨疑序

蘭陵孫公

昔司馬遷爲太史遭李陵之擣而不忍弃其父將死深悲之言
悠然於刀銘繩紺之間紬金匱石室之書以卒父業其後班固
因之著西漢書半餘言大抵自武帝而上皆述史記本紀大西
漢之君十二享國二百餘年以班馬天下之奇才卓然少子出筆
削潤色之功而後一代之典煥然與日月爭光而不可有加焉
本朝仁宗皇帝始詔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更脩唐史才十九
年而書成二公出處離合不常故表志傳記所載諸臣氏姓爵
里族葬年月日考之多不合臨江吳若晉江左秀出之士也疏
頗相從使李著作一睹而盡得之予讀之喟然歎曰自崇寧自書

季文之法行天下士皆弃善不讀雖有試之陳言以眩有司之耳目而僥倖倅於一中扣之蓋空空如也吳君年才二十三篤志辟草無他嗜好而尤邃史官之學故於唐三百年君臣行事興衰治亂之迹判然如指詔掌吏加以數年盡讀天下之書引衷二家之說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如杜征南顏叔書左丘明班孟堅者唯與君爲可也

唐文思博要序

東萊先生

唐太宗文皇帝夫造物斯施乾轉坤手挈斯民而納諸太和之域掃清鼎膺之頽綱一變而至於道迺歸馬放牛束縛于戎而諸神於文治佩玉鑿然文物郁然黃卷赤軸流簡韞古文軼事垂不與集肆命房元齡魏證褚遂良長孫無忌如恩廉之徒刺經義禮參稽考訂作爲成書有若五經正義有若正觀禮有若氏族志皆表表然角立於石渠東觀之中厥後正觀紀元之十五載高士廉復與房魏諸賢撰文思博要以卷記首凡十二

百而繆其首則十有一卷焉是書之作所以囊括古今網羅鉅細實與典之深林爲治之元龜也敢撫其意而爲之序曰王者有無所不統之事必有無所不備之書見麟臺天祿延閣寶內大之則河圖龜曇八索九丘之文小之則山經地志方言彈宮之舊損其善致激其芳潤會萬卷於一編終千年於一日然後酌古馭今立規右矩循環而不窮此博要之所以作歟袖鐸其善條分類別并畫恭布如登秦華而見嶧夷丹穴昧谷幽都之指掌正如窺軍儀而燭太微明堂翥龍白堦之森列也如聽鈞天而聞雲韶大章九韶七均之從律也大作綱小作紀翕受敷施間見眉出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若見之之謂智槩人墨客中吟稿竹綴緝紳繡素採禹穴浮江海異其身而不能徧者而咸在焉餘乙夜之覽負燕朝之間者非是書孰宣天宗之所以授金鑑述帝範裁愛善足詠賜蕭瑀之什文風燁然不冒海隅出日正觀之治自漢以來無敢抗衡者有是書之斯欵嗚呼論六

家之指不若覽此書而指自明分九家之流不若覽此書而流
自明劉歆之七略矣矣讀此書而後知其勞而少功也王儉之七
志矣笑讀此書而後知其散而無統也究其宗會其元雖不凋
十餘秩而固已氣厭嘉則殿之三十七万卷矣昔荀子謂聖人
道之管然則文思博要者書之管歟

百官表總序

司馬溫公

叨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万事牽東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
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
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于隋唐
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繩孔子稱惟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典若百官唐初
戰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
數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勳舊故父折馘勒碑然後
賜勳積資第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尋之以爲榮及

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九階自是品秩浸訛朱
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空竭勳官不足
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
材無所愛各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總臨
事注名後人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拿帛重而官
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爵其體如此重以繩方跋扈
朝廷畏之窮極發籠苟求姑息遂自朝端卒任著旌旗之威
綯衣自結公袞者矣流及五代等第益至三公端揆之貴施於
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吏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太宋受命
承其餘弊方網紀大基末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
辨班列之崇卑制厘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
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
則自檢校官散官階勳爵名徒爲煩文人不復重用凡朝廷所以
持舞權倫紀熙復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般

有名臣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差日欲據其人之數
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閣門使以上內臣押班
以上遷除黜免刑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
爲百官公卿表云

十國紀年序

同前

皇祐初某爲貢院寓官已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與別委名應
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
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未以已意論而斷
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鼓牘名乃進士劉
恕年十八矣其以是暮重之始與相識道原力其字也道原是
儀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授復第
一釋褐鉅鹿主簿遷和州令陸介夫爲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
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頃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
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無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爲人望

記傳之外間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知其說亥亥无
窮上下數子載簡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今人不竟
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爲龜鑑其
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難能該通况天子
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置國以還訖于頤德凡閏國家之
興衰系衆庶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註次爲編卷二書
刪其浮長之僻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喜尋詔其編文歷代君臣
事迹仍謂其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某對曰館閣文學之
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劉恕一
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奉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
難治者則以諉之某蒙成而已今上即位史令其舊曰資治通
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
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爲皆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爲公
以政事宣懷張妻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爲先介甫辭

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
鄆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
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
與之絕未幾其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
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東軍
酒得之甚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勸任道原奏請
身請某修書畫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
比氣羸瘦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至家嘗母
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蒼痛苦惄至每呻吟之際輒
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東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
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嗟呼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酣
話以沒臣疑天何爲復病而天之耶此益使人痛惜惝恍不
能忘者也道原著文方其讀書多入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
及與同僚古今或不暇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耿太

宰相魏碑和平五年始改建元正橫史之失在洛陽與其偕如
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
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
在道就指視之次道日其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
來也殊歎之望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
而去目爲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
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譖
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
其事是眞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赤色如鐵或稍入廣坐介
甫之人拂拂道原心議其得失無所憚恧之者側目愛之者寒
心至擢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
鄉誦者疾之如仇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
申張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
以爲厚直之士子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

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衣以夜襪一事及舊詔
齋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參封而拔之方其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譽說以爲必非是事白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失去則盡弃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敢之道原始著書是欲覽紀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一卷向數至周鴻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請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必傳人曰今抑考歷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已之書是非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義仲爲書屬其使譏埋銘乃十國紀年叙且曰恐歟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叙中言之某不爲ノ譏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叙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此道原自言其先万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爲臨川令卒官

國朝四十年
屬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爲筠州今爲筠州
入父漢宇疑之進士及第爲領上令不能獨節上官年五十
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
美之今為也田貞外郎致仕去

五代紀元序

無為子次公

有唐之衰五代起于藩鎮梁祖始以雄覲稱神器雖天下畏
其強盛而狃逆之禍在於閨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於梁氏備之矣欲永其世不亦難哉夫乱臣賊子人人弃之梁
其所共弃而動之以言故末帝得以誅友圭而代之然而唐德
深厚人心未忘此後唐之所以興也武皇征伐弁朝之功初矣
梁祖相後先而梁祖終於取天下武皇終於藩國千載而後梁
祖首篡竊之罪武皇保忠義之名善惡之致何其殊如是耶莊
宗克成父志勇於征討工定梁氏中興唐祀議者称之至于溺
惑聲浪各當賞賚此其所以亡也所謂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

之娛也其膏小正吉大正凶莊宗有之矣莊宗明宗閔帝廢帝四出三族姓異號同同尊唐室至有唐廟兒雖石晉之代亦宗祀之而不敢廢乃武皇莊宗之力也晉高祖利達大號以君父事契丹及少主嗣位欲正名分召徐寇戎腥膻中夏人王后妃蒙塵異域皆高祖之罪也漢高祖有赴難之迹惜哉不克成其功當中原無主之際徇輿議而即位不猶愈於潛竊者乎隱帝不能駕馭英豪潛行誅戮傾覆宗社誠自取之尔周高祖世宗可謂英武也已而其享國不永恭帝冲幼謳歌不歸斯蓋曆數在乎真主非人謀之所及也五十三年之間生靈困苦塗炭王道衰而不振史氏蕩而無法秉筆之士為之嘆息嗚呼十三主有君天下之勢而無君天下之道君無其道則賞罰有所不明君有其勢故紀元之法以託之也或曰編年系事必貞四時在紀元則梁祖不書春莊宗不書春夏秋冬者苟爲也曰唐歷未終不可以興梁也梁歷未終不可以与後唐也不与之所以正

正統也正統不正何以正天下哉治平三年春正月序

資治通鑑釋文序

縉雲先生

太史公作史記於尚書春秋左氏國語之外別立新意立本紀世家列傳後之作史者皆宗之莫敢有異獨近世司馬溫公作通鑑不用太史公法律總叙韓趙魏而下至于五季以事紀年月之次治亂興亡之蹟并包東夏粲然可考雖無諸史可也又自黃帝下屬五季費穿成書皆出司馬氏一家之手此又不可得而知者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者讀其書間有難字必捨卷尋繹淹移晷景一字既通則已忘失前覽矣於是眉山史見可著通鑑釋文三十卷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說文爾雅及古今小篆家訓詁辨釋地理世纂望文小說精力疲疚積十年而成書吁亦勤哉夫無用之空言質所不取古今以文章名世傳後固不少雖傳矣未必真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粗用深探而約見不苟文人才上競能於異

世而為後卒垂益於無窮亦可以觀其用心矣見可名炤嘉祐治平間眉州三卿為搢紳所宗東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即清卿之曾孫也溫恭誠信見於言貌年幾十子好學之志不衰其猶所謂古君子者歟

歷代宰相年表序

吳昌先生

古所謂相一而已矣未嘗使它人參貳乎其間也堯為君舜相之舜為君禹相之益以下雖各有官守而三聖人者弗与共天位治天職也湯革求元至而得伊尹尹獨相湯又相太甲鳴條桐毫之事皆自行之無異人焉傳所記仲虺為湯左相者斯不足信也周家並建三公而一公寶兼冢宰故且夷夾輔成王而誕保文武受命者屬之旦而不屬之奭且歸于豐奭乃專政其後畢公俱受顧命而迎立子圉則號令多出於奭蓋其名三公其寔一相耳自秦以降名實浸以兩失間有壞肆絕特負賢相之稱功烈赫然著見於一時者亦必得君之專蒞年之久而莫

或參貳之故也權出於一而莫或參貳之雖姦雄或得以肆其
惡撲竊天下頃國敗家不可禁過然而一相之任終不可分者
唐虞夏商成法也彼徒見趙高王莽曹操司馬懿其禍如此
之酷也而不察夫帝王之所以隆盛其爲利蓋亦博設不能還
治其本而反疑其末並列兼置使相牽引而相遠失其職矣夫
任相不獲其利而蒙其禍是君之不明非相之權果不可使出
於一也既奪其職分其權則所謂相者特一大有司耳其何以
揔百官治万事而亮天功耶故相之名大矣必其實足以當之
天有君斯有相此理之必然而孔子序三代之書歷五十六君
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召公畢公茲六人耳夫豈苟
然哉茲六人者乃得夫相之實故也且此之言治亂安危者必
係乎君与相然而君不自用也相行君事蓋八九焉三代之季
豈無辟王孺子冲人亦往往而有則安危治亂頗不專係於相
子相之任誠重矣其名如此之大也其任如此之重也君其不

慎擇夫相哉凡相取其德而已故曰惟九躬暨湯咸有一德而
舜禹臯陶之胥命必孜孜以德爲言彼誠知所本者與其本之
不知則其選用益難而多端矣選用難而多端故其稱号亦頗
倒錯亂無有定制或居其位而不得聞其政或當軸秉鈞而身
乃爲它官名實糾分賢不肖溷淆其多或至十三四人而其少
猶不下四五輩古所謂相爭若此乎然而治亂安危所係今猶
古也其所以得相及所以失相者要不可不知按諸舊史惟前
漢及唐頗有譖謀其尤率皆不具略抵牾迷失本真乃旁搜
遠取推究前後悉用司馬遷經緝之法追爲年表起漢元訖周
顯德昔之參機務執樞要者莫不咸在事有本末附見于下否
則略之使其人與其官皆相傳而不絕觀宰相之出處進退向
如而天下安危治亂在目中矣其足以補前代之缺文揭當今
之遠監乎合二千五百三十四年雖爲二十四卷

三朝聖政錄序

韓忠獻公

夫監之無愆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棄者後事之元龜也昔周漢平支之君皆能慎行祖考之道敬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閔子之詩寧一之歌繇是而作也洪惟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方世之策海內休息不覩兵革之患若幾八十年矣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宗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賴以成時用光大若其君人之遠跡爲邦之善誨固已存諸史云之載悉於故老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已已擢昇州副官右介官學有立志切忠義感唐且吳兢等雜著勸教書無留音之曰聖曰治之主不出而出顧未若我三古之紹隆典誥之無前者也皇帝陛下天授仁姑孝而善雖不復遠矣一言以期至化自可復祖宗之盛迹以興太平然而國事繁多勢以之微之覽則浩而難究君務之東以一事之明則推之復廣之採記三朝以來行事間見最詳者類而次之為二十門月曰三朝聖政錄每篇之末又自爲之贊以申訓諭之意夫古人有負贍美

芥猶思自獻于上何則已之所奉者薄而心之嚮者大也今介
是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莫於奉上愛君之
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主日置左右留神觀采不守此四事勤於
奉行以舉乎政綱以昌乎積累之丕緒

三朝聖政錄序

目錄先生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

太祖 太宗

真宗相勤養理之功興唐自天寶迄于天祐一百五十年明祿山
朱泚黃巢秦宗權相接爲寇中原擾亂生民不苦算庸暴非有
拯溺撥亂之心殘暴愈甚連綿五代干戈日尋戎馬在郊戰血
流野紜唐終周天下塗炭實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受禪之
五月誅李筠於潞州十一月殺李重進於楊州四年取荆渚下
湖南六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又四年定江南太宗文皇帝亦
承天位能紹先烈南至淮海北降井汾蠻夷我狃震懾請貢海
內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葉二祖在焉真宗章聖皇帝於是成

二祖之基以傳乎可大墮二祖之業以臻乎富有禮樂文物煥
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太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繼
之太宗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聖神真宗之文明授
受承承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逾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也且
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革之聲唯是草茅之
下里閭之中聽田父農叟歌詠三聖之德盈溢乎耳及登仕路
以來時接搢紳大夫語其說三聖之政益詳然三聖之德三朝
之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謂三聖致太平之要道或處國史
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徧覽唐史臣吳兢嘗
爲正觀政要臣竊効之作三朝聖政錄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
堯舜人之稱治世者必曰夏商周臣觀太祖武皇帝之神武太
宗文皇帝之睿聖真宗章聖皇帝之仁孝豈復讓于堯舜乎觀
達隆開寶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道咸平之醇釀豈復差
於夏商周乎恭惟景德景祐欽文愍武聖神仁明孝德皇帝陛下有

太祖太宗真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雍熙之道威平之政以阜方民以繼太平以不於三聖之先以樹乎方世之基伏惟陛下聰明神聖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師於古不法於今固已高揭軒轅遠超羲昊尚更能挫西祖宗垂憲勑而行之可謂知盡善矣又盡善也伏惟聖主留意

國朝會要序

陵陽先生

臣聞三代盛時品式備具當時既已大治又舉以詔後其載在王府史官掌之書云有典有則貽厥孫子及其後世率由舊章亦以大治書云議事以制後之有天下者庶事草創又無圖籍之史故纂後出因陋就寡無所統述至於欲有所為則稍采上古殘闕之札文以從事蓋三代而下治効無聞焉其源流出於此宋興百五十餘年矣至治之美雖唐虞無以加此豈一耳足之列哉布法慶維持之力而祖宗之効也又安得不謹記於詞存耶初唐太宗皇帝命書史蘇等倣唐會要述建隆以來一百五

十卷慶曆以後關而不錄神宗皇帝又命王珪等續其書珪增
爲三百卷自慶曆迄元豐又頗爲詳密矣惟昔神宗皇帝覽大
藝一意開三代之業闢乾闢坤功無與二陛下恢復大猷凡所
已行與所未舉且繼且述固不備至而其殊尤絕跡則亦刻於
玉版載於金匱以訓方世矣至其紀綱節目有司之所欲問而
閱波者亦不可不知也陛下即位之初設官置司俾續會要將
以遠稽成憲近述先志甚盛德也凡十有一年而書不克成大
觀三年詔罷其局以祕書省官兼領焉而其實頽緜脩先是有
詔紀事止於元符三年其後獻言者以爲神考之顯誤哲宗之
丕烈雖口備書竊惟皇帝陛下躬聖質總多方克勤克儉叡謀
神斷所以保國便民復古經今之道甚備今秉筆之士不得紀
万一千甚不副君子欲鋪張明休之意願得紀事授于書成之日
詔可其後於是召某率其屬書造稟編書詳畧失中盡加刪
補至於元豐大觀之際功德尤偉則皆旁據遠討上下摭拾号

今詔冊庶喪不具載宜有魏相及孔光皆好觀漢故事披雜霸道
宜若無足觀者然一人明看之間亦可樹賢相而况崇諭茲議
所以據之無窮焉哉其善合幾百卷幾首既上御竹廟下明
詔頒于邦國都鄙得永賴焉若其優貢舛繆詞語淺薄臣之罪
也無所逃及冒昧聖覽惟陛下下教之謹序

國朝宗室其子表序

無爲子次公

漢高皇帝表唐有宗室世系表其子孫之盛蓋可見矣然漢
表止於王侯王侯以降族裔不可得而知也唐表略於明皇明
皇以後本支不可得而詳也夫宗室者邦家所重其尊閭若此
豈非紀事者之失歟國朝之制凡宗室有封襲慶賞之典有婚
姻喪祭之事雖命令所出本乎朝廷而法度參考必先禮籍是
以宗室世系戚疏遠近之別尊卑長幼之序爲礼官者所當審
考而詳明之也某備貞太常積有歲月參考與礼茲固所職其
於成疏遠近之別尊卑長少之序敢不盡心哉而有司之所記

者先後詳略多或異同檢用之際竊懼差失迺推究源流作國朝宗室世系表。太祖之子以恭德生惟惟生從從生守從守生出世生令人生子。太宗之子名以元。元生允。允生宗宗生仲仲生王。秦悼王之子名以德。德生承。承生克。克生叔叔生之之之季曰德曰元者。有_古之孫也。曰惟曰允曰承者。宣祖之曾孫也。曰從曰守曰宗曰克者。宣祖之五世孫也。曰出曰仲曰叔者。宣祖之六世孫也。曰令曰士曰之者。宣祖之七世孫也。曰予曰季者。宣祖之八世孫也。首著謚號名世。萬葉也。萬葉之親親也。子孫之源深而流長也。謹享。

京

文集序一

昌黎集後序

河東先生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未能著書以爲先生之少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余讀先生之文，自甲子至丁未凡十七年，日夜不離于手。始得其十之一二者，我猶可無愧也。時文章盛于古矣，猶有言也。以過于先生，况下先生者乎？及至丁未，于是謂出不知于先生者也。夫子之于經，則有易則賛焉，在詩書則刪焉，在禮樂則克焉，在春秋則約史而略焉，在樂理經則因參也，而語焉非矣。夫子特然而爲也，在語則第子爭其言紀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廣于辭而爲事也。在平川天下傳來，世謂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爲事也，則百草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于天子矣。而子厚之爲書，能淳于夫子者，當在乱世也。揚子雲作

不文法書亦當聖人之時也其要在乎存聖人之道矣自下至
于先生聖人之道者皆殘缺其道猶備先生于時作文章之
頤開益論間諭淳然一歸于夫子之旨而言之過于孟子与
楊子雲遠矣先生之于爲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
之名婉其旨便與勃然而生于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
可言耶且孟子与楊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聖人之書于
人故所以作書而說焉觀先生之文特首刊于世者也與尚書
之号今春秋之傳易之通文詩之風賦禮樂之因襲經之
教授詔之制動于先王之心與夫子之言無有異趣者也先
生之于聖人之道在于是而莫何必著書而後始爲然也有
耳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不知其道益吾所以
悲也考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平唐謂此不知于先生也
豈爲謬言也哉

天地清氣蓋潤爲文章人倫異稟必生於士族所以河山之英
才鍾于賢哲之系嗣詩云是以之德博云世濟其美有自來矣
矧惟吾家代繼東國忠信奉主室慈仁安下民功高德深源長
慶遠子孫繁昌英俊紛委懷黃華聚盈于朝闕摛華掞藻充于
家庭其簡名聞而嘗達者叔父行則有故金師太尉公兄弟行
則有教華帥侍中公工部二卿及今紫微舍人希白常山太守
嵩夫皆文高子出爲公卿大夫之所標準下洎諸子之列文士
愈多抱槧懷鉉者有矣鼓策從升者有矣惟希仲君最爲先達
惜其中年忽焉化去巾屨塵分支本錯亂素楮既卒歎衣在坐
其孤遺姪乃以遺文詣予而泣因爲手自編集分作二十卷拭
淚而序之希仲名守謙先君尚父之孫兄長邠王之子風格秀
拔神采溫粹幼而敏惠長而恭恪車服不侈出處有常爲文既
精粹至其富首頑軒屏至佩服郡章凡事三聖殆將四紀每
賜告休沐杜絕韻聲現在前簡冊盈几沉思所屬澆麗不群

國詩議物情造起端緒祖離送別必玉於悲哀樂事賞心咸歸
於休至淚水之歸不足稱其妍合浦之珠不足称其媚至於詠
酒風於周雅歌卿雲於舜堂鋪榮帝猷粉澤王業斯志既勵腐
緜尤多于時九譯來會六飛時巡飭黃駒以祭山川刻瑣玉而
祀上下方瑞波委百貴加荒生希仲屢獻賦頌間之篇什當寧而
歎不伸廷臣侍之持賢景慕咸以奇才見許居然拔萃籍甚有
譽所謂文章之家率示爲國揚震之後七世有名方矣其雅綴
武冠松節英湯湧五士之奧壤襲四王之盛烈而徒謳美志不
登華顛鳴呼平昔風猷降石麟於天上今茲側愴埋玉樹於土
中接一笑以無由追十起而何及昔謝公夢見高連乃得春草
之句子与希仲雖巷分南北而李同硯席文義之樂起予則多
因以贊益命名用見于上卷以甲子月戊辰二十有七日序

唐叔先生集後序

穆子三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称導李杜其才始用爲

勝而號雅詒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后能大壯古人之文其言與公儀義相華實而不新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不輕能卒然從唐德於盛漢之表寥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炳惄不全見於世出人間殘洛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妄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搜數十得所長嘲加注覽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便持獨齋草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距二紀外文如譽定父惟抑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真文而不大雅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蓼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學甚樸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剽滅讀無其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則本與龍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

天厚子者多矣始而饑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害于豈
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則亦踐立言
之成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子所敢知也

桂籍追榮集序

夏文莊公

楊密相國太原公次子故衛尉寺丞某字夢之幼而辯悟不樂
戲玩始就外傳縡如成人屬詠景物動會諳律洎勝衣趨拜風
度彌遠客卿沉敏若懷將相之器褚陶清淡自得嘵典之娛志
慕老嚴與等終賈貧耻由官墮刻志粗素嘗未半歲文藻粲然
金鸞之言發於鄧魯玉樹之秀茂於庭皆咸以爲天資美才性
識早立沐浴聖化被服詩禮固將勝夷路摩絳霄超軼絕群一
日千里御屏閣坐如亮鶩之榮綰衣改爲宣相武之德於威天
道云途大化難謀貞而不苗聞者增歎上聞其妙惠贈祿有加
追賜進士及第以成其志有詩賦雅文二十卷題曰桂籍追榮
集所以紀漏泉之澤昭夙成之美死而不朽其在茲乎時大中

祥符六年十二月日具銜某序

尹師魯高商集序

范文正公

予觀堯典舜歌帝下文章之作醇醸迭交代無窮乎惟抑宋揚
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
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及五代其躰薄弱皇
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毫俊率從焉仲塗窮人能師經探道有文
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乎獨步當世學者列評鑲
意以希矚歸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之雅反謂
古道不適於用厥而弗學者又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
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
約而理精章委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
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
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
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

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
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中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
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子守南郡一旦
師魯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入問之不答早即
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胎後代君
家雖貧其當損奉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
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翊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
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
生不能乱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
之才之行而其履歷則有永叔爲之墓蘇稚圭爲之墓表此不
備載意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
先傳於人末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韓魏公

宋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

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
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出之主竭忠尽瘁知无不為故由
小官擢諫任危言綽論建明規薦身雖可紳義則難全夫下正
人之路始公關之其後恤炎南方抒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
謀大策出入仁義朝夕思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
美使我宋之基万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含寡故其
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
莫不咨嗟感動惜公所蘊不克及施於世甚則推天謂人謀之
不足為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局小則革衆弊
為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藁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卒而行
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
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 卷政府論事二卷以其昔帥西兵
翊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与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
文武兼備乃情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卒系公

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于天下也久矣惠假鄙文而後知故
但以忝緣僚舊飲公益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古真益某厚

薛簡肅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

君子之才或施於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
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
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
極於精思与其有所感激發憤惟无所施於世者皆寓於文
辟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元稱於事業而妣宋不
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况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
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史大
事定大議嘉謀讓諭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
公絳州王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奉進士獻其文百
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句其盛
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頭矣其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

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子立孺早卒尤後以其弟之子
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
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
能此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顏太初雜文序

司馬溫公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
何如哉高冠博帶廣使之衣謂之儒耶執簡伏冊呻吟不息謂
之儒耶又况點墨濡翰織製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捨此勿言
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欽張酺
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太初字醇之
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
徒誦之以誇証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尚鄉黨无餘於其
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
之得失為詩詞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

為事慕稽康阮籍之為人當時四方之大夫樂其无名教之拘
翕然效之寔以成風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逆黨
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收罪又有郢州牧怒屬令之滑
直与已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与
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或薦太初博學
有文詔用為國子監直講會者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
狂狷不可任孝官詔即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晉王薄太初為
人實寬良有治行非在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李
卒於睢陽舊制判司薄尉四考无殿負例為令錄雖遇儒氏筆
无所取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卒進士解褐近
喪儒者使必至於太壞乎將大吹所怪聚者必見鋤也何其生
与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多文指訐有
此病者所思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

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多不顯於時而立言於後世者多矣大初雖賤而夭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輩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主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府長不事阿傅矣由是言之為益豈不厚哉

李泰伯退居集序

祖祕監

孔子沒子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抑弊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發乎秦漢以來札樂則不為而任刑以歐其民將納於治而所以亂之也歛世覆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知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舊筆舌為章句本不及於札樂者末哉文也附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實疾斯文衰敝日墮地已甚

誰其称之於是因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
當此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
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天子乃幸蒙特異等得召第一
既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邪其泰伯之命邪
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
邪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藁第爲十有二卷
以寄南康祖无澤且屬爲序無擇既受之讀之甚月不休善乎
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壯之務言之備矣發于君子
可不景仰於斯慶曆三年冬至日序

正平集序

李直講

此俗見孔子不用而作經乃言聖賢得志則在行事不在書也
噫孔子誠不用矣堯舜禹湯時聖賢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爲與
讀訓誥哉成王周公時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爲雅頌哉心之志
志之言之文若東臥然勤耕得志而不衣食哉用之大其言

者愈太虞書之歷象日月星辰夏后之賦貢九州周人之職三百六十官不以大乎今之君子固多對儒至於布衣間巷尚曰賢者行而已不必文也彼顏閔氏矜夫子在蓋無可復言非為有德行不著書也游夏之徒不在德行科亦不措一辭子思孟軻豈無德行乎是皆不才子無功於文而雷同此說以自慰耳建安宋貴之仕二十年用雖不大志亦未得然有君親之奉有政事之責在他人投筆以矣而貴之奉奉不翅得傳其卒要諸仲尼餘鮮取焉多聞而敏所繼靡非不克故集而行之者四五年秋以南劍監郡假守昭武既期又成十卷目以示曰延平集漢今人之異乎古美貴之之異乎今孰告吾君而大用之其言又有大於此者因叙以冠其首時則慶曆丁巳年冬子有二月也

考德集序

強郎中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魏國忠獻韓公薨計聞皇帝震悼追榮送終皆缺舊典既葬親為製文刻石以褒大之所以哀寵之意甚

厚自朝往三事大夫以及四方閭巷之士婦人孺子知公名莫不歎息相與感動顏色而公所素厚者則首稱富會吳於其堂或不得往則瞻望歎欵寓使人以祭將葬又皆為詩以抒哀思於是其孤戴之上之施且榮主大夫之能盡於公也既編次上賜錄其爲集又東卿士大夫所爲文詩以屬公之故吏強基而序之謹名其集曰考德而言曰宋興四世仁宗以恭儉慈仁繼承於上而公以碩德偉望感會于下君臣一心遂被顧託建万世之利定二帝之策而社稷以尊人神有主此其功業與日月並明與天地並久雖前此顧命大臣載在冊書著號洛駿偉者不能過也若夫其事從事以既百首出入將相垂四十年深謀遠識動中機會多所裨益無愧易人化其德寬而有制剛而无虐小心大度夷險一節卒能佐佑三后格于皇天有勤于王有功于國有庸在民此則前此顧命大臣有不能及也至於功大而志愈虛位高而身愈降多財而愈貧既老而愈壯則又合於伊尹之不以

寵利居成功周公之不驕各孔子之年弥高而德亦邵可謂有
始有卒者也公之德業誅于大常著在史官金石有錄旣常有
紀宜其集耀震頭傳於無窮而其文以謂考德於斯集者蓋公
所著大者固已溢於人之耳目至其微言片善雖一介之實有
李士大夫终身弗能及者而公則具有焉然不可以一言尽也
是集作者非一人述者非一人合而觀之巨細悉備後世欲窺
公之全者繇斯文以求之不爲無補則名曰考德其有不可者
乎公之門人多一時豪傑之士而其孙乃獨以此屬於某豈以
某從父爲最父識公行事爲最詳而其亦貪於頌述功德以稱
公始終待遇之意故輒忘其矜之淺陋言之樸鄙以爲之序

田表聖奏議序

東坡先生

故諱藏夫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
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
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

大治平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惜不用兵筆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謹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歿功列不著景時然謹嘗言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孰顧廢其書景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續集 國朝二豪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

記

城邑記二

君子鄉記

雷夏先生

夫民之善惡繫君之教化其來久矣舞斂之民以屋可封化而爲善也桀紂之民以屋可誅化而爲惡也影響之驗固亦昭然自矜德云云辨風日寢禮義釋英邪夢滅忠正之人少聲鍊氣譏毀之士敲舌張頤周喪文武之風魯有定哀之亂摩肩觸目則是儉民君子之人存乎名號而已衛康叔之後也遺風故典雅坦然未沈志士仁人往往而在謨環翠莊故其儕也君子曰離道父子爭國不至墮墮賢人之力邪故語有曰衛多君子降及後世以爲卿也禮讓尤新淳和未散蘊德抱義高道戴仁牧暨雅童緝有夷齊之行舉兒耋老咸遵鄉魯之風梓麟在郊歲鳳來巢中沙影絕猿鶴立我鄉之鳥獸也荆棘不生闡道子

榮寒所挺操清松裏聲我鄉之草木也。曾幾不設宣采不陳齋。
勿遂性遁走全身雖寡惄獨怡怡忻忻所以我鄉之人威儀容止
淳厚淳淳者讓中規尊卑有齒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我
鄉之禮唯禮與仁君子之行也是知友道敗德賊義殘仁者不
可入于我鄉矣然固周室既危衛邦亦亂蓋仲尼居之故群賢
萃之衛之多名自茲而得亦猶水右有珠玉明媚生焉於乎舉
世亂蒸民茹荼皆無之我獨存之以爲鄉名旌其善也善則善
矣未能盡矣豈若我后子非人家六合至德廣被美化大行君子
之風布于八表又豈獨于一鄉哉某幼叨君子之行長絳君子
之鄉復念世苦則鮮彼一時也出理則眾此一時也頌我皇
澤謹述銘太

黯淡玄穹民離國空何子能孝何旨敢忠敗壞至德隳張
古風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周室雖危衛邦未衰拯禍扶乱
楊英集奇社稷之日邦家之基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周社

旣恭道消德亡禮崩君子止于一鄉我道既昌禮昭樂章樂只君子徧于八方壯之昏亂賢人則鮮凌晉全貞耕山鈎岸出之文理賢人衆起徇義載仁盈衢塞里夫何此鄉獨無君子

南州記

固窮先生

崇寧丙戌之冬余筮仕於謝生街得南州蓋不利之祥也越明年自蜀赴京非幕又明年底秋八月會安撫使王襄來守是邦余方年少氣盛好以正忤物不能因時致曲以觸小人之忌竟爲王所陷非意失官後五年歲息始調文臺幕文爲古墜平郡城在麻闕鎮之南聖母祠之北山去天咫尺而江自巖中出安昌口瀨兩山之間達城安東注俯視若線縷平地望置于家西望雪山才數合而道路嶮澗羌戎錯雜多風早雪春夏之交黃委瘴霧鄉土氣俗類非中原士大夫所居者而山川形勢皆標抱南向圖經又謂之文南旣久而思之曰噫嘻南州之祥乎於是即解令之僉余地作文室植莫木之齊有花卉之盛有草

第之勤者以爲四時朝夕食息之所而傍之曰南州無賓友博酒之歡而有窮愁自得之趣蓋翛然而忘其憂也嗚呼豈浩物者之於人卽寒困折之至而後報之以其天耶若余者其止於斯耶或者又有所謂南州耶死生禍福之變與人無間也雅有道者能制之其來也非麾之所能却其去也非挽之所能前既其變而順處之雖有廟堂之上玉公貴人之尊猶南州也而余得與於此何適而不樂也而况利害得失之能移哉文南郡縣之屬七以罪而降者四餘皆老病無歸之人而餘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政和三年八月晦日記

園池記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窶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咸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歎其樂此聖賢之樂非

心者所入也若夫雋鶴巢林不過一枝偃龍飲河不過滿腹各
尽其分而安之此乃達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達叟始家洛六
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為園其中齋堂聚書鼎五千
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穿宇下中央爲沼
水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
其際懸注庭丁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三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
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二丈
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蘆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構屋六
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
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
畦雜莳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碁局在
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
四周植木藥爲藩垣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
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

亭命之曰虎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方安_魏蘇_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_泛叟平日多處掌中讀書上師坐人下友群賢親仁義之原採_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率集目前所病者李之未至天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体疲則投竿取魚執椎采藥使渠灌花操斧劄竹礮熱盤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覩耳目肺腸泰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_适叟_自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_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且不敢豈得善之乎必山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道京師而東水浮漢流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勦辟凡八百
里始至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蒼
然以深其中因竹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恠石以爲嶺阜蘊
蓋蓮沼有江湖之思倚桐櫈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異草有京洛
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其疏可
以飽鄰里有蕭何苟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憲城移守吳興
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有興叩門見張氏之子頃碩求余文
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
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臯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
名聞詩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
岸谷巒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
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
君璧烹飲食於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與者安於
故而難出出者徇公利而忘返於是又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祖荀

安之榮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
某室藝園於汴泗之間丹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游之樂
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
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與適而不可故
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
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一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宜坊
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丙子夏五月
大之聲相聞幅巾杖屨屢特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游
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記

范文正公義田記

學士錢公君守

予又止於蘇人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
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貲郭常於之田于畝號曰義田以養濟
群族族之人有食戴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
者人喜其許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余米一升歲衣人一綿袍

女者錢五六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五十千
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稅稻
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濡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
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
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三十年既而爲西帥以至於叅大政
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旣沒後世子孫至今脩其
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
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賢活族之人遺其子而已昔晏平
仲侍齊侯飲酒車轍馬以適胡陳桓子觴之曰君仇爲上卿祿至
百萬而散車轍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吾固之貴父之旋無不
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春秋國之士待
召而舉火者三百家餘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
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四
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
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

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仁止於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宏遠舉又冠其間之差乎世之都三公位草堂方鍾鼓其邸第之雄與馬之盛聲色之多盡擎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弗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定乎一已族人之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賤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遺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

養魚記

六一居士

折竹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掩映未嘗植物因隙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鋪以石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釐徘徊於岸渺

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優游益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
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
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
無乃囂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水而群小
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養魚記

伊川先生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喰沫也不忍因擇
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頃而數之竟
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
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洿池魚尾不盡
尺不中殺市不得鬻商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
魚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
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於此吾知江海之大
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

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万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汝乎至和甲午季夏記

○ 默室後圃記

尚書黃公

友人即默室後爲小圃置拳石爲山鍾勺水爲池植四時花環圃之左右其花十餘品而春居多焉默室之中盤蹠而獨坐寂然而言志兀然而形志杳杳爲天游寄於貌象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與道相會道與意相失於是而下焉開因則欲有所寓乘敗則欲有所適乃之圃之中諷遺編鳴寒絃嚙素益戰枯局聯詩篇數花數與志形交於此爲談笑以寓道情之至樂花之氣有幽杳花之色有淑質彼株榮此株枯前者落於此以知物態之多變然則圃雖小而仁智者寓焉則圃甚大矣雖舉圃名苑絕景盛賞而與之較彼特有物耳使廣圃名苑有甚可愛焉而無君子樂之則人情弊而物態改雖絕景盛實有時而不足愛也唯君子之樂不在物而物者特樂之所寓

文奚圃之小哉友人命予文記圃觀圃固不足予記而予言
所可記者猶恐予記不足爲圃道也

合州蘇氏北園記

方舟先生

天下之外物亦多矣君子之道足以充乎物用物雖多君子不以爲羨且累而以爲宜者已之道足以樂之也或曰文王之囿與顏子陋巷孰樂曰顏子之安佚愈於文王之憂患何也顏子雖陋巷郭内外田僅八十畝乃有孔子者爲之依歸故樂之文王百里之國廣固至四十里者以妄里之畏爲樂也然則是皆未免役乎外物也道苟有在以物自忘以憂爲樂於聖賢則均也龍門蘇氏父子兄弟以四世之學氏五畝之宮不多也其居曰北園者游息脩藏之地几硯詩書之林可以世守之業也父兄作之以厚其規亭子弟述之以深其培塿譬如農功早夜以思安能以莽鹵之耕而望十分之幾於水旱之間哉思其所以爲穀作而冀豐報也雖然蘇氏子未即脫然於進取之累其

得失策寡不免矣而能寄意丘壑若將隱焉者以道之在可以
樂此而無憂也累祖丘之蓋亭堂户之座諸生墨子日敬其事
凡名勝清紳過北園者屢徵相躋矣疑義者有請時事者有問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日益其所未能主人與名与北園勝狀日
馳於國中余昔嘗游焉大抵以孫堂者爲主翼以西齋如廬有
亭曰月湧紋漪淵蓮灌金波以出堂之前向東爲蟠山是也堂
後設金種蘿龜鯉得以自足去而寒蛙鳴聲自相鼓吹可歎也
池心爲小舫舫左右爲橋跨池又負西築堂曰沈親以集園之
城内外之體直矣茲怡採服晨昏邑養之敬治於內外率進退
折節厚士之禮治於外豈特崇無益之觀以自媚爲樂哉以已
之樂而達夫人之樂也東西向背不虛而徑者尚可十數擇景
取勝傍如人意可坐可憩可酌可吟無適不宜雜草芟棘於山
之四隅鉏高墮卑廣袤袤然以周園之用鏟曠不遺矣奇物
之最華者爲海棠洞移轉茂密長八九十步可容文席如筠帳

而行其中醉饒如亭四柱覆累雪而庥其下漚平其風者松柏之作聲飾平其日者梅竹之間清茶先春而啜英橘逢秋而金星甲乙口品目四時澹秀變化不同六氣晦明能變亦因以異此意匠增損以爲能之若夫平陂中突立一山其上如砥達以涪水大江與小澗相參出共指壤抱間北瞰橫雲山泉音然桐入且可喜若作臺閣對之如攬驛抑按狀於游崖立壁中面日峭絕引蔓垂華非雕非鍛此則天巧非人爲也園門北距龍多山三十里相直二水並山迤邐爲龍淵映帶龍門山園泓如鑑雲雨房蓮神物靈氣光恆出沒叵測也地志云舊有獨孤大十圍龍外其上僅去此豈其地哉偉曰有道能兼物物又曰惟德其物茲君子辨道役物之實而不爲物所累書生得失榮辱或去或來不惑一說在人所以自擇者如何耳裴晉公以綠野堂處中書李納以青山敵節度使小廳而金谷朝川皆冀之交浮櫂之迹此則其人也若失端淵外天可卜蘇氏父子兄弟一明他日

文字之祥蓋亦勉諸淳熙五年十一月日朝請郎主管成都府
三司觀察使李右丞撰并書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

序

經史序一

傳易圖序

六一居士

孟子曰盡性盡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陽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大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之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數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系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欺蓋有激去耳渝者言當累焚書時易以卜筮獨得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三之旨今易亦有二著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天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事其事非一時文體屬而言難久第故凡更一事必以子曰

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称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
有次第向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言非孔子文言之全
篇也蓋漢之易師乃取其文以解卦体至其有所不敢則文斷
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
自為答問之言尔取卦体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半
言何局而後尊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
皆講師之說也何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
所引者得見於中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且不多耶嗚呼歷弟
子之相傳既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
究耶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
之爻言其爲辭各職屬其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系
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荷其謬也卦爻之
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
知文三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爲繫辭也而况

其文六爻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乎大學語之數辭也不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數辭乎易辭之詳曰皇帝于山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黃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爲怪奇絕非常言無爲有訓故旁證而學者以其臆見臆事爲解果得聖人之言耶文言易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非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言之邪此蓋子所嘆其不如王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必不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贊之易賈荀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象詒等自爲一篇而有章句凡學者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贊之易無所傳授自得平陽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方凡牽陰陽口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而以

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下經只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
祖之。何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遺流傳至鄭。東成而王
廟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獨助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
西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云矣。

易傳序

伊川先生

易變易也。隨時而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審大天地將以順性
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
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云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
傳。言後卒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尽無傳矣。子生于百年之下。
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沂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出也。易有聖
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靜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雜推辭
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處則觀其爻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

辟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辟用一源頭
無間禪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辟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以自
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辟也觀其辭以得其旨者乎
人焉有宋元符己卯正月庚申序

楊甲易數圖序

方舟先生

冠者謀與貞宜禳者謀與足宜人固不能自爲冠禳各務以吾
所謀者暨諸市必宜吾首與足然後爲善壯固有多爲之制大
大小小雜然陳肆以籠市人首是不待先謀其所宜者无往遠
於售也日有千百過之不一二睨焉幸而切於肆有不契吾謀
與吾所宜者天下之首與足不齊安能折吾之所不謀裁吾之所
不宜以幸市人之冠禳万万無是理學生昌元楊君於易有
得其始而數悟入往往操籌而布之一三百千方遺北僉多
愈倍前有禪者心悸目眩頗問君易所得則曰六畫中來其筆
星官賄人丸數之說備矣人固有未省其說而睨之者則咎自

而頂完者知天時者知氣也。履者知地形此吾儒事君忍其求人之
無欲廣君以吾所得於聖人者故爲冠履之說以實其教而避

劉圖南易卦解義序

卷之三

書獨易用十筮得勿巽故授受不能更數十
傳至乎西序不名家而列博士者不可爲數他經比之邈矣
莫或知其可用其得而僅存者亦殆耳若稽古上聖以緝熙光
明之季實始取以成事以養賢以治天下既晝而刻諸石偏賜
海國文教李者靡然向風猶甫城之君翔固且所從事聞之喜
曰吾不可不獻之吾君悉錄所爲說整齊之以上下之太李傳
士司業皆自然狀聞詔以福州教授搜居之勸春尉而藏其書
蔡中惟李易者之敵在於飾新鑿奇爲以肆肆取直否則訓詁
鑿傳頗於成下二者均失也今君之說或採至德於先儒未悟

而議論不詭或跡人事於前此已行而左據明白人固喜讀之
况又遭值天子延其光榮必傳於世無疑矣某湏得其書前二
年來官于閩閈月而君至爲同寮相得雖甚毫日相從祛疑啓
蒙振滯如醍醐灌園漫以漸漬不可以誦說致也君要以序爲
屬願之久矣其何說之辭紹興二十年五月六日

易說序

白叟先生

河南之學始於康節邵先生明道伊川二程先生雍嘗讀存川
先生表明道先生墓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未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行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一千四
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進將覺斯
人退將明之書不幸蚤世皆未及也嗚呼若先生者孟子所謂
豪傑之士哉然其道大要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先生既沒伊
川先生復振起之濂道河洛三三十年元豐中先太中受業伊
川寶傳其學又嘗讀明道談康節先生義論其師友端深則自

陳希夷穆伯長李挺之相傳授徒授康節先太中嘗曰初未
知所授何適及讀皇極經世書始知先生善易與數者也後調
官河陽聞李挺之昔官于此乃訪得陳公于惠嘗為挺之弟子
貞求其書得周易卦義一編始知所謂象學於是精思累年盡
得其道二氏之學於是乎備矣自孔子繫周易兼述意言而已
象數之學流為術數蓋無可觀者非二三先生相與唱而和之
斯文喪矣先大中居洛築室于里第榜曰兼山蓋取良知為緣
義山能止而已窮人欲而滅天理者豈聰明有所不及智力有
所不勝哉患在於不知所止而已知所止則性止於天命道止
於率性教止於修道所止之外不在及也此止之始也充乎兼
山之義則止之又止雖止亦止也是以無思無爲超然獨得於
事物之表群動自此始萬有自此生彼其自動自有自始自生
於吾之所止終無自而入焉故卷而懷之而止不為有跡舉而
措之而止不為不足孔子得之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孟子得之則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兼山氏得之則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嗚呼止之爲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尚於此因其名齋之義故號曰兼山先生紹興庚午四月丁未湖男雍謹記于後

書義序

臨川先生

熙寧二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為政而子雱竇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献八年下其說太子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云遭漢而僅存賴李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智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而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舉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款謹序

書序

龜山先生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著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于

周更于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
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
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歷數在尔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爲天子而以天
下與人窮爲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
而所言止此仲虺之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
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子
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
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爲泰
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以其君非篡也爲
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晝之所載大倫大雅不越其數者以其事
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故堯典
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
天下與人猶爲當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

徇名失實流而爲子文會之讓白公之爭自以絕滅者有之矣至
或貽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義也又烏足尚論
聖人之中道哉國家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
道以善天下非徒爲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
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謹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
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
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詩義序

臨川先生

詩三百六篇其義與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等訓其
辭又使王安石等訓其義書成以賜之太學布之天下又使王
安石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於
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以孔子之門
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詫而進之蓋其詫之難明如
此則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々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

德純茂則神用特洞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熙晦日就月將率有
媚麗子光明則領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
之又命承奉之臣訓釋厥遺樂尚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
火焉豈足以賽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
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
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中庸義序

龜山先生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常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
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虽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
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則其去
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
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
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

皆在元豐中嘗受學於道先生之門得其綃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服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淳厚之將墮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冀庶幾焉學者因五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猶庶乎可窺而入也

中庸學序

白雲先生

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上道行於天下夫天下不知其爲中庸之道亦不復聞中庸之書周公既沒孔子嘆道之不行而後中庸之書出焉子思述而傳之故今之書雜孔子子思之辭至孟子言道多與之合乃知子思傳之孟子經秦散之漢興載諸戲記先儒蔑有明其義者歷千四百年宋興百二十載矣晦張先生明道伊川二程先生首以是書爲天下唱然後學士大夫稍

有言者中庸之學於是復興先人受業伊川終始中庸之道亦
雖不肖其何敢廢於是乎學以示之子姪紹興辛未歲正月癸
酉河南郭雍謹序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一